



大渡河畔

进城

王朝书

一周后,我必须要进趟城了。消毒碗柜、醋、橄榄油、蒸锅、菜种、罩菜的罩子、吸水拖把、碟子、小琴的杯子以及拖鞋、枕套、被套等等日常用品,尤其先生心心念念的花苗需要立即购买。于是,我、小琴以及母亲、弟弟,在村子里包了车,郑重其事地上泸定城。

了。而且,居然活了下来。曾经,我以为,网络和我的生活是紧密联系的。没有网络,无法想象怎样生活。可现在,我居然一个星期没有和网络接触了。恍然间,我明白了,为什么,过去,我如此依赖网络,因为城市就是一张网。

回家后,将消毒碗柜等等安置好,山居生活可以走上正轨道路了。液化气、电磁炉、太阳能、冰箱、冰柜……生活所需都有了。

晚上,我和先生坐在屋檐下的沙滩椅上,看着细雨打在花瓣上。此时,夜色安静极了。不远处的大柿子树以及郁郁的庄稼割断了外边的世界。

先生和我,在这小世界里,享受着宁静。突然,先生惊呼起来,“不好了,起火了!”

名字:榭榭是从右至左用颜体书写的横幅:精选地道药材,精制丸散膏丹。那气势恢宏,骨力遒劲。就连坐堂候诊的白胡子老中医,也一派仙风道骨。

寒灯旧事

老药铺

刘丽华

每天路过一条长长的老街,只要闻到一股药香,我就知道前面是那家国药堂了,我忍不住的深呼吸,因气味好闻,深吸几口,气爽神清,好像中草药的“四气五味”,就给足了适合自己的那一气那一味。

很多年前,在家乡的青石板街也有一家国药堂。那时,青石街两边有百货商店、照相馆、裁缝铺、豆腐作坊、酒坊、染坊等店铺,而最称得上“老字号”的,要数这家老药铺。

每次经过,老远看到药铺的大门两边摆着大大小小的竹匾,晾晒些根、皮、花、草、叶、仁、壳之类的药材,像蒲公英、陈皮等可晒的,就放在太阳底下曝晒,而如花类只能阴干的就晾在屋檐下。

其实,幽静的药铺一切古雅。那清漆斑驳的栏柜,常年摆放着捣药钵、石碾纸、戥子称、算盘、铁碾,还有整面墙的雕花百眼橱,全是抽屉,每个抽屉上贴的药标签已经泛黄,推拉的铜把手也摩挲得锃亮,而屉子里的每味药都藏着一个“神农采药”的故事。

人生高原

蘇子

烈日下,藏域一处偏僻乡村,通往山坳里的崎岖小路上,旺堆扛着摄影机器,喘着粗气独自前行。他今天是专程去寻访一个人,一个离开自己的故乡几十年,生死不明的阿嬢。

阿尼觉姆是藏地康区对年轻尼姑的俗称。旺堆的阿嬢是一位觉姆。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旺堆只是从他阿妈那里听说过阿嬢的一些事。因工作的缘故,不久前旺堆来到这里采访,无意中得到一点线索。

旺堆心里一愣,早先在家时听阿妈说过,她有个老妹很小就随朝佛的人去了西藏,从此没有了音讯。出于血缘亲情和好奇心,旺堆决定前去打探一下。

这天,旺堆起了个早,按照乡人告知的大致方向朝着山的深处走去,山梁上没有一棵树,四周光秃秃的,脚下是赤色的岩石。高原炽热的紫外线火辣辣的,把整个山脊烘烤得像一座火焰山,热浪从地面反射上来,灼得旺堆满脸通红,一头大汗。

旺堆不知道自己是否该坚持下去。他有些犹豫,后悔没有找一位当地向导。可心中的那份期待又让他放不下脚步。

几个小时过去了,眼前依然是沟壑岩壁,不见路人。旺堆有些支持不住了,找了块石头坐下休息,眼见日已过午,他心里不由得有些焦急。

旺堆定了定神,看了看太阳的方向,认准了一条道,又走了下去。就在旺堆已经筋疲力尽、有些失望的时候,只见前方山崖

阿尼觉姆

上有一个山洞,远远地能看见一缕淡淡的青烟飘向空中。旺堆顿时兴奋起来,认定那一定是他要寻找的目标。他加快步子小跑起来,就在离山洞不远的低洼处,有一个不大的泉眼,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着泉水。

旺堆出了洞口四处张望,又喊着:“有人吗?”突然,背后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:“谁呀?”旺堆回过头,只见一位觉姆模样的老者从对面山坡上下来,脚步有些蹒跚,个子瘦高,身体看上去还硬朗。

旺堆跟了进去,在火塘边坐了下来。旺堆注意打量起眼前的老人,尽可能想从这位老者身上找到一点想象中的痕迹,她的口音有些康巴语,但相貌和自己的母亲又也不太像。

旺堆不知道自己是该坚持下去。他有些犹豫,后悔没有找一位当地向导。可心中的那份期待又让他放不下脚步。他整理了一下挂在身上的背包和相机,喝了口水壶里的水,擦擦汗又继续前行。

突然有一天,老人告诉旺堆,她想回老家了。而且,越来越吵嚷着要回去。

问:“阿姐叫什么名字?”“拉姆。”老人脱口而出。旺堆的心都快蹦出来了,他阿妈就叫拉姆!他蹭地从地上跳起来,又紧紧追问:“嬷嬷,你还记得你阿爸阿妈的名吗?”

旺堆有些沮丧。可眼前这位孤独自在的老者却让他有些放心不下了。

眼看太阳已偏西,旺堆只好起身暂别老者,准备告辞。临别时,老人突然说:“我要去拉萨。”旺堆试探着问:“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?”

旺堆把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用电话告诉了千里之外的阿妈。阿妈也是难掩激动的心情,希望不久的一天,她们老姐妹能见上一面。

由于老人有些神颠,路途遥远无法让她一个人回去。旺堆因工作原因也一时难以脱身,就这样几年过去了。

突然有一天,老人告诉旺堆,她想回老家了。而且,越来越吵嚷着要回去。

这让旺堆很为难。阿妈去了很远的姐姐那里,离开了老家。老屋只有一个年老的叔叔,也是孤寡老人。她回去了谁照顾谁?可人是他找回来的,他必须负责到底。

回到家乡的阿尼觉姆思维是清醒了些。但依旧时不时在家里大吵大闹,不得安宁。

又过了些年,阿尼明显老了。不再大吵大闹。她生病了。病中的她喊着阿姐,她想见她的老姐姐。老叔发去电文希望拉姆回去一趟。

分离的老姐妹终究没能见上面。而阿尼觉姆总算也是叶落归根,魂归故里,了却了老人晚年的心愿。

康巴诗汇

一个人的雨夜

其然

(一)
闭上眼睛,就是天籁
任风去吹,任雨去下
雨伞在不远处
路灯在不远处
音符,如线条般长时间地打怀
拉直,又轻轻的扭曲
闪亮的树叶,暗合
不断晃动的光线
声音是纯粹的
一场宏大的奏鸣,在夜里
没有任何间隔
任由孤独的情绪倾泄而出

(二)
思念,渐渐沥沥
象一篇故旧的情书
每一个光亮处
都有无数个伤心的理由
窗台,放着失神的眼泪
只有两只风铃
拉着手,说着
被风吹走的旧事



雪花

第 2218 期

小小说

呼庆法

主任每天骑自行车上班,这天一上班,主任就捂着着了一只眼睛,来到财务科,主任说:不知怎么迷了眼,眼睛磨的睁不开。

这个裙子真好看,显得人高挑白净有气质。姐,昨天见的那个面咋样,我可为你着急呢。”

两面人

季节里的庄稼,该收的时候就收,不收就落地里了,女人就是让男人疼的,那么逞强,谁还敢娶啊!”

这个裙子真好看,显得人高挑白净有气质。姐,昨天见的那个面咋样,我可为你着急呢。”